



金波◎主编

世界经典文库

昆虫记

KUNCHONGJI

【法】J. H. 法布尔◎著



萌芽卷

适合三、四年级学生阅读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序

许多年前的夏天，我和你一样，是个系着红领巾、背着小书包的学生。好不容易等到放暑假，一下课我就兴冲冲地往家里跑。终于不用每天上学啦！终于可以自由自在地看课外书啦！

一到家，我就在书房里翻找起来。我有一个爱读书的父亲，在我上学之前，他就为我准备了满满一书橱的世界名著。和很多男孩子一样，我最喜欢的是科幻小说和科普读物，尤其喜欢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八十天环游地球》和J.H.法布尔的《昆虫记》。我如饥似渴地读着这些书，它们就像机器猫的任意门，把我带到了一个个神奇的世界。

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读《海底两万里》时的感受，我仿佛进入一个奇异的空间，时而乘坐古老的汽船，和面目狰狞的海怪进行大战；时而潜入地球最深的海沟，和奇形怪状的海底生物亲密接触；时而攀到正漏着气的大气球上，十万火急地逃离非洲食人族的追杀……突然间，我手

上的书已到最后一页，书看完了！我那时的感觉，就像尼摩船长被堵在厚厚的冰层下面，对获救充满了渴望，只不过，我渴望的是《海底两万里》的续集。

我翻箱倒柜，但还是没能找到续集。之后的几天，我常常梦到那些厚厚的、难以穿越的冰层。一星期后，我拿出纸和笔，埋头写了起来——我要续写《海底两万里》！虽然我的词汇不够丰富，写作技巧有限，不太懂得刻画人物、描写环境……但这些都难不倒我，因为我有那一书橱的书，它们是我最好的老师。夏天即将结束的时候，我终于写出了第一篇科幻小说——《南极历险记》。在小说中，我成了“鹦鹉螺”号的舰长，九死一生，终于成功地带领船员们逃出了南极的冰层。

阅读改变人生，想象成就未来。童年的那些书、那些字迹歪歪扭扭的“作品”，将我带上五彩斑斓的写作之路。多年后的今天，我已出版了许多科幻小说，成了一个科幻小说家。当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编辑邀请我为《海底两万里》《昆虫记》等经典名著作序时，童年往事一下子如潮水般涌来，将我卷挟到了那个走出写作第一步的夏天……

我相信，一本好书，就是一位好导师，它能把你带上一条更加精彩的人生路。



2009年3月于北京

昆虫记

KUNCHONGJI



目 录

我的故事	1
论祖传	1
荒石园	7
昆虫的本领	13
高明的杀手	13
装死的真相	21
催眠与自杀	28
出色的建筑师	35
昆虫与蘑菇	43

昆虫的故事	51
蜣螂：神圣的天文学家	51
甲虫西西弗斯：一个好爸爸	59
蝉：天生的歌手	66
蟋蟀：安居乐业的乐师	72
蝗虫：自娱自乐的歌手	79
螳螂：美丽的杀手	86
蚱蜢恩布沙：节食的和平使者	95
天牛幼虫：能预知未来的宝宝	102
松毛虫：爱排队的气象员	109
萤火虫：打着灯笼的麻醉师	115
红蚂蚁：没有方向感的强盗	121
菜青虫：破坏之王	129
石蚕：开潜水艇的小水手	133
大孔雀蝶：为爱而生	137
绿蝇：新陈代谢的工作者	142
蛛网的编织	146
蜘蛛的电报线	154
狼蛛：耐心的毒王	160
黄蜂：命运凄凉的建筑师	166
采棉蜂和采脂蜂：借居也潇洒	173
泥水匠蜂：怕冷的非洲来客	178
樵叶蜂：天才剪刀手	183

我的故事

1

论祖传

在人类活动的每个领域里，比如艺术、科学、文学和哲学，似乎都存在这样一种情况：从一出生，有的人身上就潜伏着与众不同的特殊才能。比如，一个牧童数着一堆堆小石子，借此消磨时间。他的心算快速而准确，平常人认为理不清的数字在他脑中却是井然有序的，我们就说他在数字方面是个天才。或者一个孩子，在同龄人都在为弹子和陀螺着迷时，他却能听见来自心中的像天堂里竖琴回音般的声音，这声音让他心醉神迷，那么我们就说这个孩子有着异于常人的音乐天赋。

这种天赋是从哪儿来的呢？有人说，它来自一系列的祖传现象。一种有时是直接可见的，有时是遥远难寻的遗传把这种特征传给我们，只不过时间对它进行了添加和修改。你如果查询家族族谱，将会追溯到天才的根源。





但就我自己来说，这个规律好像不是那么适用。从孩提时代起，我便成为了昆虫的热情观察者，这种颇有特点的癖好是我生活中最大的乐趣。然而，我的祖辈都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乡下人，除了自己养的牛和羊，他们对其他动物一无所知，更谈不上关心了。

我从来没见过我的外祖父。有人告诉我，我的这位可敬的亲人是一个市镇的公务员。他在印花公文纸上抄写早期的拼写词，在笔盒里装满墨水和笔，然后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到一个个没有能力清偿政府债务的穷人家拜访。他的全部精力都被与艰难生活的搏斗占据了，自然对昆虫提不起兴致来。偶然遇到昆虫时，他至多用脚后跟把它踩死罢了。

而外祖母呢，除了家务事和她那串宝贵的念珠外，别的东西都与她毫不相干。对她来说，字母只会损害视力，不会带来什么好处。应该说，她最不把昆虫放在心上。如果在泉水里洗生菜时发现菜叶上有条毛毛虫，她会吓一大跳，把这条讨厌的虫子扔得远远的。

总之，对外祖父、外祖母来说，昆虫是毫无意思的东西，是人们不敢用手指尖去碰触的讨厌玩意。我对昆虫的兴趣肯定不是从他们那儿遗传来的。

而我的祖父母是种地的农民，他们在淡红色的高原上耕种着一块贫瘠的土地，一辈子都没有翻开过书本。他们的房屋孤零零地坐落在布满花岗石的寒冷的山脊上，

坐落在染料木和欧石南^①中间，周围很远都荒无人烟，只有狼时不时来探望。对我的祖父母来说，这座房屋基本上就是整个世界。除了赶集的日子把牛赶去附近几个村子外，其他地方他们都只是听说过，而且还只是模模糊糊地听说过。

祖父是个对养牛、养羊非常拿手的牧民，对其他事则不在行。他如果得知一个远在异地他乡的亲人，竟然对毫无价值的虫子产生兴趣，乐此不疲，不知道会有多惊讶呢。而如果知道这个疯疯癫癫的人就是我，那个吃饭时坐在他身边，把小锹板挂在脖子上的小男孩，他准会大发雷霆。要知道，总是板着脸的祖父非常讨厌人们把时间浪费在无聊透顶的事情上，在他周围玩养蝗虫、挖食粪虫的童年游戏可不是件愉快的事。

我特别记得祖母在冬天夜晚的形象——晚饭过后，她总是坐在炉火旁的木凳上，摆弄手工纺纱杆。我们这些小家伙就蹲在炉火旁，把手伸向染料木烧出的令人心花怒放的火焰，兴致勃勃地听她讲故事。没错，祖母的故事讲来讲去没有多大变化，然而十分美妙动听，大家都很喜欢。狼是一个重要的主角，它常常在故事里出现，把我们吓得直起鸡皮疙瘩，可又忍不住兴奋激动。我真想看看它，可牧羊人总是不让我晚上到牧场中央的茅屋里去。祖母给了我最初的关怀

① 欧石南：一种生长在荒凉野地环境中的植物，花朵呈壶状，有紫色花瓣。





和安慰，也给我带来了强壮结实的身体和对劳动的热爱。可即便是她，对我对昆虫的浓厚兴趣也是一点儿也不了解的。

同样对此不了解的还有我的父母。我的母亲是个目不识丁的文盲，她受过的教育都来自于饱受折磨的生活与辛酸苦涩的人生，这同我的爱好所需要的一切是完全背道而驰的。父亲年轻时倒是上过学，他会写，不过是不按规则随意胡乱地拼写；他会读，只要读的文章是没有难度的小故事。这个心地善良的汉子绝不会让我投身到昆虫学中去，他认为相比之下，还有其他更有用、更需要关切的事情。有一次，他看见我用大头钉把一只昆虫钉在软木瓶塞上，就给了我几个结结实实的耳光，这就是父亲在昆虫学方面给予我的全部鼓励。

结论是明确的：在祖传现象中，没有任何内容能够让我产生观察事物的爱好。然而，这个爱好依然生机勃勃地显露了出来。

那时我五六岁，父母为了让贫困的家庭少一张吃饭的嘴，把我委托给祖母照管。在祖母那儿，在孤独寂寞中，在鹅、牛和羊中间，我最初的智力的微光显露了，对昆虫和植物的兴趣也一天天地萌发起来。

一次，这个喜欢沉思默想的小男孩，背着手，面向令人头晕目眩的灿烂阳光，思考自己到底是用嘴巴还是用眼睛来享受这迷人的光辉的。请别笑话我哟，这可是初生的好奇心提出的问题。看，未来的观察家已经在锻炼自己，

尝试着作实验了：我把嘴巴张得大大的，把眼睛闭得紧紧的，光辉消失了；睁开眼睛，闭着嘴巴，光辉则重新出现。我重做一遍，得到的结果相同。成功啦，我终于清楚地知道，自己是用眼睛看世界的。多么了不起的新发现啊！我赶忙跑去向家人汇报。结果祖母温柔地笑话我的天真，家里其他人都嘲笑我：“世上的事原本就是这样嘛。”

夜幕降临时，屋外的荆棘丛中传来了一些清脆的撞击声。那声音非常轻微，非常柔和，引起了我的注意。是谁在这样微微作声呢？一只在窝里的小鸟吗？我得去瞧瞧，尽快去瞧瞧。

我守候、窥伺了很长时间，但白费力气。荆棘一摇动，稍有声响，撞击声就戛然而止。第二天我重新埋伏，第三天依然不放弃……终于，我凭着一股犟劲等来了守候的结果：歌手不是一只鸟，而是一只蝈蝈，我的伙伴教过我品尝它的大腿。长时间的努力得到了微薄的补偿，事情的美妙并不在于蝈蝈那双有虾米味的后腿，而是我了解到的东西：从现在起，我通过观察知道蝈蝈会唱歌。但我没有把这个发现透露出去，担心会像上次关于太阳的故事那样受到嘲笑。

那些长在田里、近在屋旁的美丽的花也同样深深吸引了我，它们似乎在用大大的紫色眼睛对我微笑。有一天，我看见了一串串颗粒饱满的红樱桃，可一尝才发现它们没有核，而且味道很不好，并不是樱桃。那会是什么呢？秋





季快结束时，祖父来到这儿，用铁锹把田地掀得天翻地覆。他从地下刨出许多圆形的东西——这种东西我知道，家里满坑满谷，我多次把它们放在炉灶上煮。这是土豆，它紫色的花和红色的果实永远在我的记忆中占有一席之地。

这个6岁的小男孩，眼睛始终警觉地盯着昆虫和花草，就这样在无意之中锻炼着自己。他走向昆虫，走向花草，正如粉蝶走向甘蓝，蛱蝶走向蓊草一样。他受到一种好奇心的驱使，去观察万物、了解情况。然而，在祖传现象中辨识不出这种好奇心的秘密，在他的身上，有一种他的家族从未有过的才能的胚芽。这微不足道的东西，这异想天开的东西，这起初看来幼稚无价值的东西，将来会变成什么呢？如果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教育学习，用知识给它营养，用实践给它锻炼，毫无疑问，它就会夭折。但很庆幸，在不久之后，也就是我满7岁时，我回到了父母的身边，进入了学校，并在那里把对昆虫的兴趣进一步发扬光大。

荒石园

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我终于得到了一块荒石园。顾名思义，荒石园指的便是一块荒芜不毛、乱石遍布的荒地。这种地虽然贫瘠得即使辛勤犁耙也无法改善，却是昆虫的伊甸园，可以开辟成为最好的动物实验室。我的许多观察实验就是在这儿完成的。

由于在无数乱石中还有一点儿红土，所以我的荒石园会长些作物，据说从前还长出过好些葡萄。但现在这些植物已经没有了，没有葡萄树，没有百里香，没有薰衣草，在地里滋蔓着的只有些恼人的家伙：就算经过三年的激烈战争也无法彻底消灭的犬齿草、全都一副倔强样子的矢车菊以及浑身是刺的荆棘。好在，对于膜翅目昆虫^①来说，这些植物是天堂的标志。各种茁壮成长的

^① 膜翅目昆虫：昆虫纲中最高等的类群，包括蜂、蚁类。





蓟草和矢车菊把四周所有的膜翅目昆虫都给吸引来了。我捕猎昆虫多年，却从没有在同一个地方找到过这么多的昆虫。这儿有以各种猎物为生的捕猎者，有土房子的建造者，有在花叶和花蕾中修剪零件的组装工，有纸板屋的建筑师，有搅拌黏土的泥瓦工，有在地下挖巷道的矿工，有制造薄膜气球的工人，还有什么我也数不清了。

这是什么？这是一只黄斑蜂。它刮耙着矢车菊蛛网般的茎，把刮下的纤维堆成球，然后自豪地用大颚把球衔到地下，给自己制造一个用来装蜜和卵的棉毡袋。

那这些在激烈抢夺战利品的是什么？是肚子下有黑色、白色或者火红色花粉刷的樵叶蜂。它们正要离开蓟草去拜访附近的灌木丛，从灌木的叶子上剪下椭圆形的零件，把它们组装成容器来盛放自己的战利品。

而这些穿着黑绒衣服的又是什么？是石蜂。它们在加工水泥和卵石，在石头上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它们砌造的房子。还有这些猛地飞起，大声嗡嗡叫的家伙，它们是定居在旧墙和附近向阳斜坡上的砂泥蜂。

现在，壁蜂来了。这一只在蜗牛壳的螺旋壁上建造巢房；另一只则啄着一段中空的干荆棘，把它用隔板分成一层层，好给幼虫做一个圆柱形的房子；第三只住进断掉的芦苇形成的天然管道；第四只则充当了某个高墙石蜂房内空闲走廊的免费房客。

而那边聚集的来客更多：大头蜂和长须蜂在嗡嗡叫，

其中雄蜂有高高翘起的角；毛斑蜂在它那作为采蜜器官的后腿上有一把毛笔似的刷子；土蜂的种类繁多；隧蜂的肚子纤细……如果一一寻究这些昆虫，那么我可以自信地说，在我的客人里，几乎包含了整个采蜜类的昆虫！

非常凑巧，跟这个采蜜的大家庭在一起的还有捕猎族的成员。荒石园里，泥水匠为了垒墙壁，这儿、那儿地放了一大堆沙和石头。这些材料早就运来了，工程却一直拖着。于是，石蜂选择了石头间的空隙作为过夜的宿舍，粗壮的单眼蜥蜴^①则选择了一个洞穴，张着嘴守候着过路的蜘蛛，它有时也会向着人扑上来。老实说，蜥蜴不是那么讨人喜欢，后来它离开了，我一点儿也不怀念。

沙堆供另一种昆虫做窝：泥蜂在那儿打扫地穴的门槛，把尘土抛物线般地往后抛；朗格多克飞蝗泥蜂用触角把猎物拖到那儿去；大唇泥蜂在那儿建造储存叶蝉的地窖。可惜的是，之后工程继续，泥水匠终于把那儿的“猎手”都撵走了。不过，如果有一天我想叫它们回来，只要再堆起沙堆，它们很快就会全部到来的。

没有消失的是砂泥蜂，因为它们的住所不一样。春秋两季，我常看到它们在花园小径旁的草地中飞来飞去，

^① 蜥蜴：蜥蜴属冷血爬虫类动物，不属于昆虫纲。因原著为法布尔对各种动物行为、习性的观察笔记，故也记录了一些不属于昆虫的动物，如蜥蜴、蜂鸟、蜘蛛、蝎子等。本书依国内惯例亦将这些动物收入。





寻找毛虫。还有蛛蜂^①，它们拍打着翅膀，敏捷地飞去隐蔽的角落抓蜘蛛，胆子大一点儿的还窥伺着狼蛛。狼蛛的窝在荒石园有的是，这窝像个竖井，围着用禾本科植物^②的茎秆做成的防护栏。粗壮的狼蛛总是蹲坐在窝底，眼睛闪闪发光，像小金刚钻似的。对于蛛蜂来说，要捕捉这样凶猛的猎物是多么危险的事啊，不过它们却干得自得其乐、津津有味！

好，现在我们来利用片刻的空闲，看一看红蚂蚁吧。在炎热的下午，雌兵蚁会排成长队从兵营的宿舍出来，到远处去捕猎“奴隶”，跟着它们就能知道这些小家伙是怎么围猎的。而离红蚂蚁不远，在一堆变成泥肥的草的四周，有一些土蜂神采奕奕地飞着。它们被金龟子、蛀犀金龟和金匠花金龟的幼虫等丰美的野味吸引住了，钻进草堆后就不愿再出来。

瞧，园中有多少值得研究的课题呀，而且这还没完呢！不仅昆虫，许多鸟类也跑来了：黄莺在丁香丛中筑巢；翠雀在茂密的柏树下定居；麻雀把碎布和稻草运到每片瓦下；南方金丝雀来到梧桐树梢啁啾，它那柔软的窝有杏子的一半那么大；红角鸮习惯于晚上在这儿唱着它那细如笛的单调歌曲；猫头鹰则跑到这儿发出刺耳的

① 蛛蜂：蛛蜂科昆虫的总称，身体呈黑色、深蓝色或红色，在地下石块缝隙或朽木中建巢，幼虫以蜘蛛为食。

② 禾本科植物：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及木本（竹类）植物，如玉米、小麦等。

咕咕声。

我的房子前面有一个大池塘，水来自于给村庄的喷泉供水的渡槽。每到交尾季节，两栖类动物便会从方圆一公里的地方到这儿来：灯心草蟾蜍，有的如盘子一般大，背上披着窄窄的黄绶带，特意来这儿约会洗澡。暮霭沉沉时，在池塘边跳跃的雄蟾蜍就成了雌蟾蜍的接生护士。它把后腿挂着的一串有李子核那么大的卵放到水里，然后再跳到某块石板下，发出铃铛般的叫声。还有雨蛙，它不是在树丛间哇哇叫，就是跳进池塘中做优美的潜水动作。这样，五月间，每当黑夜降临，这池塘就变成了震耳欲聋的歌剧院，令人无法在吃饭时说话，更没法睡觉，以致我不得不采取些严格的手段来整顿一下。有什么办法呢？想睡觉而被吵得睡不着的人是会变得凶横的。

膜翅目昆虫更大胆，把我的房子都强占了。白边飞蝗泥蜂在我家门槛处的瓦砾地里筑窝。进入自己家时，我必须注意别把它的窝踩坏了，也别踩死正忙着干活的“矿工”。刚认识这种专门捕捉蝗虫的活跃分子时，我曾走了几公里地去拜访它，每去一次都要顶着八月火辣辣的太阳远征。算来我已经有整整 25 年没有看过这位老朋友了，今天大家却成为了亲密的邻居，真叫人兴奋呀。

关着的窗户框则给长腹蜂提供了温暖的套房，它的窝是用土砌的，贴在方石的墙壁上，它很聪明地利用盖着的护窗板上偶然存在的一个小洞返回家。另外，几只





孤身的石蜂在百叶窗的线脚上建起它们的蜂房群；一只黑胡蜂在半开的屏风的下部建造它的小土圆顶房，圆顶上面有一个大口短细颈子；胡蜂和马蜂则是我家的常客，它们经常来到饭桌上看看我吃的葡萄是不是熟透了。

这儿的昆虫的确是既多又全，而且我看到的还远远不完整呢。如果它们能够说起话来，那么与它们的谈话一定会使我孤寂的生活增添许多乐趣的。这些昆虫，有的是我的旧交，有的则是新识，它们全都在这儿，彼此紧挨着，在捕猎、在采蜜、在筑窝。另外，如果我需要改变一下观察地点，走几百步就是山。山上有野草莓丛、岩蔷薇丛、欧石南丛；有泥蜂所珍爱的沙层，有各种膜翅目昆虫喜欢开发的泥灰石边坡。我预见到了这些宝贵的财富，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逃离城市，到农村来种萝卜、莴苣的原因了。

人们在大洋洲和地中海海边花很多钱建造实验室，来解剖对我们意义不大的海里的小动物，或者大量使用显微镜、精密的解剖器械、捕猎器具、小船、水族缸等设备，以便知道某种动物的卵黄是如何分裂的，可却瞧不起地上的小昆虫。其实，这些小昆虫跟我们息息相关，它们的本能、习性、生活方式蕴含着许多惊人的智慧，对我们的农业发展和哲学研究大有启迪。我一直期待着人们改变认识方式，但在这之前，我也迫不及待地开辟了荒石园来研究活的昆虫，来走进昆虫们的世界。